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曹錕藏

張燕未文潛

記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為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

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
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
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
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
日數計畧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
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訛誣
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
敗漏不敢修完器用獎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
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
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

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
結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
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
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
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
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
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
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
而養神使其中裕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于文法
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

而為之哉夫古之為善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有得于此矣於是為之書

鴻軒記

鴻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鷦暗不見事機得譴辱于聖世蒙垢忍恥於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于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余居此以己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磬石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慄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囂訟爭鬪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于泗者於臨淮為最勞自予之來未幾而得安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間以休于家者才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率無有予亦幸未至于

衰老病憊意猶足以及之而今年之秋困于疾癘者
數矣吾聞之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已外不傷物可也
不當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已必求甚
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則傷義是二者皆
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也既求其允主簿
於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必告之如此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下六王子羅列
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知時未至受請默然坐及時
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鬘雲普雨一切夫具福

慧至于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
而况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
中院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勞舍如是凡歷
凡五住持僧而未有易也比丘詮嗣院事乃歎曰此
我之責也佛以像法道利羣品使濁劫惡世猶獲見
佛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謹其為役當加勤而吾慈
氏像乃藏之陋室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
符元年發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
施予金帛無量乃創為正殿其命正以二年之春粵
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別侍程：妙好莊嚴之

其以為供養青蓮下觀悲愍四衆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如升兜率游內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容屬余記其事余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子何也佛子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黃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雖不為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役不久而就如償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年月

日記

記異

元豐乙丑六月余故人子假承務郎楊克勤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為余言道出亳州太清宮下太清之人為楊言有道人方士者貧窶而意氣甚揚携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須臾有火自其爐出燃其衣即焰發滿身其人驚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燃獨燒其身須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楊問之太清宮人與驗尸官不異鳴

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
欲驚愚夫癡氓以自售其藥為一金之利而已世之
狂者欲自售其學以誑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
訓典毀訾先儒操臆見私智而聖人自期者與太清
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怒目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
氣鍊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于老子者也因其
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
欲自大而忘其本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

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
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
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
舍師之受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
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市治舍籍
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餽學之有司月
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
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
請文于譙郡張耒以記之為此言曰嗟乎政事之緩
急如人之于飲食不可彊也彊使急者緩如止飢者

之食彊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亾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

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彊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彊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于學而為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

孫氏文集
卷五十五
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
日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
崇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
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
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
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
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
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

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于
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
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
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
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
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
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
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
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
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

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是甘心于其次以求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邑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

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真陽縣素絲堂記

慶曆中起居錢公守丹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未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謫齊安道蔡之真陽真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為宋忠臣著于令甲而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為名臣者相繼號為天下

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繫已首公之意有
自來矣錢君治真陽不勞而度務舉與容終日清言
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
忠懿王之孫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舉矣而
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為政也令吾民小之為鬪鬪大
之為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
嘗教之歟教之道必先治學校誘其良才秀民而勸
養之使之業成出仕受祿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

風動慕悅而興於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治
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
夷猶且教之有成而况吾邑之在淮潁間去王都總
數百里其民儉朴而倡優拙靜慎而獄訟稀若是而
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為學舍而
不果成廢且二十年矣君於是相地賦工興役四旬
而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須皆
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闢學之四隅
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二頃六十畝之地
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又為之延師儒以教之而邑

之子弟來學者日加多余守頽時則聞君之興學辛
已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學而屬予
記之予謂之曰一本作予謂之曰昔夫子以為能以
年使民勇且知方夫子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
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乃引以
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為政易教民難教
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至
焉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大寧寺僧堂記

圖明岳師住淮陰之大寧寺其始至也墻屋圯毀佛

事不嚴歲乃大飢寺田之入不足以給其衆圓明日
夜尅苦菲薄率其徒為勞辱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
休寺乃僅完余去大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
後脫然疑非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
者十五六矣余勞圓明日小邑民貧能勸相而成此
未易也圓明日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道先物而
後已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堂庫廨樊惡不足以延四
方之學者吾將易為重堂使容百人飲食寢處於前
讀誦燕息於後吾之居此可以無愧者矣明年春堂
成其周廣嚴好皆如其言而命余為之記曰天下之

物各以其功而居其饗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其或傾害篡取必奪之而後已者若佛世固未嘗見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大家愛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交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賞刀鋸鈇鉞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為用者世之營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為也無彊之者其能為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力者不

啻如愛父母畏官府殫至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為有命彼獨安享天下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為僭天下莫之敢議謂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之與之食居而人之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已享其學道之利者無乃人以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知其不足如將冒而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

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默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寔亦
不可計矣而感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
詆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文潛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
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
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
澤充盈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
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
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

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効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輟輻巨細彊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大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竒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

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動之應少自偃蹇禍福響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也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犇則不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

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耒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吊我悲懷如骨肉後凡

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之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耒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惰、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疾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

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于此非耶八年十月
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為贈行余在交游中已號為
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
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
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
問君臣不以挂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
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
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
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
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

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
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
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勢豈特河隴間一羗酋
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
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
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
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騫于國中祖宗芟夷僭
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羗自是以
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
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疆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

臬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
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
也其容有悔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将
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
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
夫推牛醜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
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
燕豆蔬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
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愛矣將軍將重兵臨
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

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子從
辟以佐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蘓
先生如决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為吏不苟於其職嘗主
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舊與之相
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游
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游且
累君熙老不然尤喜余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
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

荅一二而熙老意益動不倦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解
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
其行余為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於貨乎所操者愈
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
萬金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
終日寂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槩賣餅兒日一自操
槩而出自譽其貨叟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
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
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大自處也薄則亦
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彊學其

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
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
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訐謨黃閣也可豈
而俟敢以是為遺行之言

送秦觀從蘓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
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
蛩寒蟬鴉鳩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
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
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

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

蟲危枝之翼以相求嗚呼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

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山公其以子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余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余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余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與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携其平生所嘗試之言授余以濟其病又教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而真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

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真氣來降則百疾降而永年矣
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寔其腹
弱其志彊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
也智者得之為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為坐忘皆一道
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
想變怪吞餌金石古道遠矣余三復其言因畫屏其
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千
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如吾至柔
之論則尺素為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

面而時為人治病將歸求余書余書不工因誌其所
教以告世之好善而不得其要者辛巳孟冬日序

楊克一圖書序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
名字變易迭出頗有奇怪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
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
予心還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
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為非想而得夫使如
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夢而非想者哉予
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畏手畫惟怪之為求則其

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謂是三十一圖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謂考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曷足怪也哉尔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所起盖古所謂壘用以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猶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為人篆印壘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教為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於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國有其才可以為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

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
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
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
足活魚鱉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子遇友人會
稽章和老於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祕丞
君詩文三編及其行求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
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臨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
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

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
猶士矣彼其心以謂不有得于今必有知於後故甘
心而不辭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
寂寥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和
老其人也和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責
黃州與和老為鄰和老少學為人則已不能合其鄉
人衆不悅之和老獨與當知世名士游徃屈輩行
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百十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
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余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和老
客死蘄春予為之太息出涕政和之初和老之子巖

既免喪拜予于宛丘出其先人之文章共若干卷求予為序予知邠老為詳義不得辭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以振邠老于無聞未必不辱邠老文之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年月日序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泣涕情發

於言流為歌詞含思凄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為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嬀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蘓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年月日譙郡張耒文潛序

許大方文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更于海陵謂余言平生仕宦四方
所至輒為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為一書求人
為序所以冠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為我
序之乎余曰士方其退于燕間寂寞之境而有以自
樂者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為文字言語超然自放
于塵垢之外蓋有可歎者然一行為吏此事便廢敲
朴喧囂牒評倥偬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溷
於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闐闐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
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洒出塵之姿屈
首微祿於小官又更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憔悴

無聊之歎尚何暇注心於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既已
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尔耶是余所以
喜為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咸立門庭蓋言為道
詮執之則為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
亦末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
學最上乘悟第一義徧叅尊宿法席歸住四祖道場
雄啓度門明揚政令雖洪鐘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
古澗寒泉飲即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辯宣揚

門人記為後錄若干卷已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携以
示余求序冠其篇首勉為書此幸無誚焉譙郡張耒
記

錢申醫錄序

余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為記自齊侍御史咸至齊
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脉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
皆載之以為後法所謂黃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
其遺法徃々見于此世醫所宜剡心而學者也尚何
議焉余頃年謫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
也其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余嘗從之游喜聞

其說而不能盡究也無幾何安時死余為誌其墓因
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
具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墓誌之後以為後法而其
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疏陳數十條皆無倫叙勉擇十
餘事載之而余至今以為恨也近宛丘間居吳人錢
申以醫錄授余得之欣然蓋申善為醫而無錄其治
疾之嘗效言其察脉觀色之方而徃々著其藥物之
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恨余不學醫不能上下其論
願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子將有得焉或因公
孫先以見陽慶之闕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載隕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輸焉繫之于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于工人之才針南

越之箭激于飛鳥之遺羽玉蘊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蟲魚器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

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
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
小而務大躡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
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
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
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
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
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涕泣語余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族人言

爾先人名尔昧字尔曰昭父余實用之而未能言其
說子盍為我申言之乎余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
旦晦必有明也莫或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
善惡是已為善於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
以表之為不善于幽而刀鋸鈇鉞從之其始也人莫
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子先人訓子至矣余雖欲言之何以復加子敬之
哉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此處為極淡的隱文，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另一篇論說或奏議的開端。）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議說

平江南議

張耒 文潛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自
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
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况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
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矣威德響震李氏自周以
來國盛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
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

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為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咎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為不服然則何為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

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偽游雲夢而執之也夫偽游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之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帝者奈何必得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偽游而縛信自尔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皆怪下
字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鏌耶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

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疆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絕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文帝議

余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吏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

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及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肉奴為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為畏死耶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詩雜說十三首

衛武公仕于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遜也蓋和無道矣唯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跣斯稗不能序爵故也

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旼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于內則土宇廣于外善人歸者則各以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

於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
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我攻取而得之也
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携持
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念
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
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收章與夫蹙國
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者民
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
非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

於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
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墻曰
蕭墻明不蔽也清不污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
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
以民先之

有客宿者一宿為宿宿者凡一宿者也再有客信
信再宿為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

繫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為在此無
數而周之臣子為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
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
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于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
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為用者道其事則
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余就之繼猶泮渙然
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耶
蓋文武之德大矣泮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

不及洋溢滂肆至于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
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
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
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
成王為伊武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未以
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
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
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茲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
日之感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

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
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為師召公固不悅
之矣召公且不悅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
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
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
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為
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位溢者未收
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
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

故曰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
則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
矣蓋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于
可以即戎而後為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
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
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
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于戰者
尚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
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駕馬也故曰徂言

姑足以行而已矣。駕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驪有魚。豪爵曰驪。二目白曰魚。驪則無取于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于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於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先天下之政。故成王之蒞政也。召康公戒之。其急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場。乃壇。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遭變而述先公風化之所由。而為七月之詩。其急不過授衣以備寒。舉趾以

歷田備事之細。至于采薪剥枣。朱裳燕絢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莠萋鳴蜩。斯螽蟋蟀之細。則夫先王所以推本而要。以成天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誠風化禮義之本。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攷信南山大田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謂田萊多荒。其陳先王之盛時。上勤于邱農。下力于治田之際。自我黍與。我稷翼。我倉既盈。我庾惟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終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陞廬立于中田。爪植于疆。

場次之以清酒駢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曾孫之能勸
其民而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饁之以致
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夫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
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
隰之治田廬之修勤相之時而後乃及于禮樂祭祀
之事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禮樂廢則
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
備禮樂備而和樂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

人深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序
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也其戒之以
王釐尔成來咨來茹遂及于暮春新畬之事來麋康
年之祥錢鏹鉉艾之細蓋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
則王之戒畧於庶事詳於農事者由此故也雖然豈
獨成王為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
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
勿余禍適稼穡匪懈夫建天下之諸侯飭來辟之歲
事而止于稼穡之匪懈豈非事之所當先者歟夫惟
王之所以戒諸侯者莫不首於農而五載而巡四岳

其較諸侯之善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慶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以土田荒蕪而遺老失賢亦未與焉夫惟我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于駟而駟之美首于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馱之美卒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教之勤而於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答閔周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摧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為榮辱而不恥耳未至于大亂何遽閔之哉荅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

盡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為盡心苟未免于飢寒熟
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
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
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忝離兔爰中谷
有推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
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
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
天子自殿陛之下闕門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

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奪雄坐房輿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
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
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
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
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
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
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
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賤

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高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畧能別白雪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虛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

此人之所甚思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
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
其時人物可知也

亂原

國家之亂常在夫違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
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壅
將使為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
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
忌信之而不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
哉唐之高宗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

異數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于用兵瀆武不
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
欲求大功卒成卒滅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
知末觀微可以知著陳靈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
是者常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張而采 文潛

論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于親...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于親...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于親...

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有坐于西南而主人親酌之初不敢酌賓示尊也至于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舉旅于賓反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于一等主人之于賓至于不敢酌而酌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

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亾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取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

人之所與為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夫將明長
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于衆也有教誨
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後則幼之于長有奉
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
以齊衆出令為令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
事也此賓之所以坐于西北也故父道主義其為尊
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為禮其升降之數俯
仰之節為已詳矣然至于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
用之便者何也為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

必先有事于類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
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重其大
必集其小將為其難必為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
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為節貍首者樂會
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
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
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循法
度士以采蘩為節而主于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
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于明長幼而未
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

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有鄉人長幼之序此諸侯所以先燕禮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于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夫乃起于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

於上帝也宗廟之于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修飾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于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于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則治國其如指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于七祀均為禮也而莫重于郊社宗廟之際自禘祫而達于時薦均為祭也而莫隆于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

夫宗廟之饗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
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于饗帝則三獻爛一獻熟
因地以為之丘陶瓛以象其性元酒以饗大輅以載
大裘以服此疑于畧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饗帝臣
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
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莫非禮也故
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饗帝之所以疑于畧歟
宗廟之祭則子之于父也孫之于祖也夫事親之道
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于簡主于
悅而不嫌于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于上帝反疑

於重歟蓋尊之道以簡而親之禮以豐故饗帝
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
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授事以官尸之餘
君與卿餞之卿之餘大夫餞之大夫之餘士餞之而
後煇胞翟闈無不霑澤夫餞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
如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于七廟而
祭祀之典行于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
牲賤事也行之于君執盞末役也而從之于夫人冕
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于卑蓋其始也
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

與尸鼎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
篤事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行于郊尊之用
犧象也壘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
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
樂陳于庭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
以祀上帝龍衮以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
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于祭一器之不法
不敢行于廟此言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
射田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于樂而中多者乃
得與于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

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
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
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相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
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藏禮于
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以言禮考禮者
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
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
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

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
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
者萬物初始蕃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
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於禘也
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
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
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
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
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燮然則春之禘
也冬之烝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勾

者始奮萌者始平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
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
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冬而後行蓋
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
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墜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
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
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
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
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
如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於

夏也始盛成于秋而窮于冬既盛則備于初生而已窮則闕于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于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齊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約也而廢禘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禘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

而物不備者也夫事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以謂無物可備而不敢近于褻是亦誠之盡于已矣所謂禘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于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于時則陽之成嘗秋也于時則陰未至於盛約之于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于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于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何也夫禘喪畢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諸侯先時祭

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
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
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
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于國之學何其有
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
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
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
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

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
教六曰論說七曰儉賓八曰釋奠于先老九曰養老
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于學禮而已所為
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
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于上尊而已夫備三
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學之
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
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
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為衆
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

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為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云時遠而制畧制畧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事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頌七曰弦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學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學正授數焉至于學戈也籥師

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于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于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學也而陳于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于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

與弦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于器人聲者先
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
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于振作而吹籥者羽聲
而已故于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
習禮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于冬則寒而大
苦故于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
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
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
有常職者其官十有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
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

曰典書者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
保四者以道德為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
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
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
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小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
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
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
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
所謂大學正者舞干戚語說合語乞言皆大學正授

數則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學正者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學
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
小學正學于則大胥贊之蓋輔小學正之事而為佐
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
主節夷樂而已所為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
職亦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効役以承其上者
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
所謂立學而釋奠于先聖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
奠于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

于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
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
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奠也釋奠于
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興
器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
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
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
學之道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論法上
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論法上
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論法上
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張耒 文潛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
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
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故知其至也夫法之所
生不生於無事百變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
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竝變而相制則
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勝紛然而起

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
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
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
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
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
禮比于夏后則備矣夫四代之治豈禮否不具之罪
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
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
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
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灸艾鍼砭遍嘗而無遺

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
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
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
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輸而
不滿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
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
取辦于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
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于德不足而求勝其
民而敗于啓民之和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
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

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孰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也故曰法起于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街竊轡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宇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于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于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

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于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于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心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夫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彊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多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

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于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氣怙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于武宣天下之勢久習于無事民意日縱豪佚盜賊稍起于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于才智之中才者

奮而姦者隨之彊者勝而亂者因之紛、藉、以傳
于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
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于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于
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
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
世可以有加焉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
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
害夫污尊而坏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
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
勿陳可也曾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

苟不失其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
几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
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于民矣可
久之道起于不求備而效于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
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
於是有所不得有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
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說於
下使命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故其
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
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力日夜從

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于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入于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

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故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方也內有不伏之心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于馬必待夫躬

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取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一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從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左仰而左俯右仰而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之而仰者可與焉欲揚則舉之而仰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為也故其為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

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于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故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彊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

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于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士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

也震春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之反物之去我之去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復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者邪正耳天下之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踦邪逕而流入于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亾均為仁義而存亾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過盜而三揖之則盜知復矣無烏獲之力過盜而揖

馬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術者也而况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伏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歎哉彼小

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即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其可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徃：甘心而不辭至于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已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

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
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
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
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為過之而至
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
所為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
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
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
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
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疆之霍光哉唐之文

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
士投至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
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
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為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
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得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官人
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
卒之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係
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大言而閔播授之
權卒于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
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天子臣之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為急其不可一日而闕者其為將乎夫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為大患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也人之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

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于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而無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于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于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求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

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宴饗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騁馳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于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攝也是故先王之于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

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又求之愈于不求焉可也比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之而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

知之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能
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者有生之而為仁亦有殺之
而為仁刑之而為義亦有宥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
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為未有出于不仁不義者而
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
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
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于文是無以異于
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
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
而生暑故物之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

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于
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
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
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以謂水出於西
則決而西水出于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
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可
為而立也無乃出於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
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
異而吾方張々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
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

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而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于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求必至于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歎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疆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皇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于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于漢而天下之勢遂雜而不一裂為三國而合于晉分為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

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疆而唐以之
亾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
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于監司摠于朝廷
自三代以來至于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
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猶今之不得
不為郡縣也故兩出于不得不為則出者固有所定
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
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
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
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

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
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于治者其病果安
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
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
者圍坐而議政未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
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
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
金琢玉以為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疆
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而
不知吾之于堯舜三代固相期于仁義之地而吾何

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為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求助
孟子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嗚呼後世之惑者必
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未足之利聖人不
能預為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
三代之之聖人復出于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為余知
其必不復為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
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
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
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
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

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
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人焉既殖而去之行
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
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
矣遠邇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
布于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怨苦而漢初
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
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困固已不勝
其弊矣此無以異于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
為文潤而網踈然不過少弛于簿書期會纖悉委曲

之間而民乃不至于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
一溉一培之失時于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
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
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捨莫不在我
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
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
然捨去斯須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
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

下之利唯富貴而後可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
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
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
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
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
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
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
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
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冲退之道
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

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貧然
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
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
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
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出後世
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
下而使其民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之功利
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
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
願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術夫惟人

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攻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

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迫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

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
不于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
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
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於此而使之
一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
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
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教戰者
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
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
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

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于敵者之何
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教善人者
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
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
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曠隱然其
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田
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畝而
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疆之不得以并弱而後
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千萬夫公之地方
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

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剛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污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法據而吾之

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折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為而思于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者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履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人々而較之則工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也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

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以無知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贈灸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贈灸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

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
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
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
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畧以謂不可以施于事而不知
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
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
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
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
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屨
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
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
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
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
不失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然語治天下之
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
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
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
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

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更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

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生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

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偽

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於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小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

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謂惡者而特輕之天下之所共怒者而特重之不當仁而彊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惡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狠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考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之而考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

如是則是好為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于法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聖人不彊怒以為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知吾法之所為而固已陰同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感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

其實以謂思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為恩思有所
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為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
伏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
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
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顧
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為誠有怫
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為可欺而固人之心至矣
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
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
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
子夫如是者可以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
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
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
輕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
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宰相為可畏而
况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况其君乎嗚
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
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

委之委人以事而奪其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
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
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
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
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
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
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允以為我也斯可
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
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
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

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
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
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
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
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
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
之而望其不為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
子為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
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為
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

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可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變：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力出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

也而馭臣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止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論
秦攻守俱失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確
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關異施設而同
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
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
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
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論

秦攻守俱失

張耒 文潛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確
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關異施設而同
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
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
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
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

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
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
之倉廩藏之廐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
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
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
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
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于民又皆
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
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
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

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
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
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
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
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
城為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况於暴
秦乎

魏晉以國輕而亾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
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

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有重鱣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鱣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貴百司庶府非不具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大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

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侮此名節為重也管仲用而威公霸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耻天下之不義而才畧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悼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

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教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激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

科至則變矣世盖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激激抑之哉夫如是而未免於矯激則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

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
之所侮也嗚呼為國者盍察諸此夫以無德而用之實
不謂晉以君臣之分得久存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
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間于賢不
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矣
非獨君臣之分為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
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
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
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果設為尊卑而不

敢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于天
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
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
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藉：以力相勝
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
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
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
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
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
夫晉之事也自三代已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

有夷狄之疆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
然後裂為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
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
劉元海已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
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
忠智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
再傳而遂亾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
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于壽春也其力猶足以善
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至于君臣
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

所服也夫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
而不敢犯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
難滅忠臣義士出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徒雖其勇
彊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
制而後使得倔彊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亾之
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始出于相制苟為君臣焉斯
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
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
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
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亾何也

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于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
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
貧也然謂博可為而不貧則不可其可言者固天下
之理也

唐以無備而起藩鎮之患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于不
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强
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
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
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

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
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
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
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傍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
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
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
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于水而不可動矣
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
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
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

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於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

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亾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史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僖昭之間而起

於天寶之際節度之疆不起于河北之繼嚴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雖欲傳罷其可得哉

唐不得
山之策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蓋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

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彊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措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荒亂大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

子侍衛長征殲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
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於重
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
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
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
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
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
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勢雖彊渡河而南則羈客
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
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

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
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徃必得志彼進則
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
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
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
范陽則必斃于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
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
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為也祿山傾國遠鬪
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
不知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唐不得弱藩鎮之術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
 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
 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
 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
 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
 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
 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
 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
 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

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
 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
 而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
 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其兵可
 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歛士卒之怨而
 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
 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
 鎮天下指為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
 不可得而為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
 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

之此其為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為之出死力以為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為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為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折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

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素耶名為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而後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它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

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
彼敢過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
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
排之彼一日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
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
昔者烏重裔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
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
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
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
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五代之君有才而不能用人

春秋時季梁在隋宮之奇在號皆明安危曉利害彊
國憚之而不敢易余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
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
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
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
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
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
世嘗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
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

秦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
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
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
信其言而先為之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
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
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
於路大勞甚費而於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
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我
媪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
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

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
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
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
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彊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
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於審天下之勢亦
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
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漢山先生文集卷六十一

...

...

...

...

...

...

...

...

...

...



